

本书由日本国四国学院大学文化学会赞助出版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 与专门学校发展研究

[日]角野雅彦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校发展研究/(日)角野雅彦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1097-201-7

I.日... II.角... III.日本近代—教育—学校—研究 IV.G5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5788 号

责任编辑:臧燕阳 韩卫东

装帧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规格:1/16(787mm×1092mm)

印张:11.2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07年11月第1版

印次:2007年11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81097-201-7/G·588

定价:18.00元

序 言

该书是角野雅彦先生在中国河北大学攻读“外国教育史”时的博士论文,阅后颇受启发。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早在盛唐时期,为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有十余次之多,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受日方的邀请东渡日本,对日本的佛学、医学、建筑、印刷术、书法艺术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日渐强盛起来,而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衰败。至19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炮舰推行其殖民侵略政策,中国、日本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通商门户,都面临着成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的危险。所不同的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效仿英、法、德、美之长,不但摆脱了成为列强殖民地的危险,而且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中国既有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一爱国图强的变法维新,又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但这些都没能使中国摆脱任由列强欺凌宰割的状况。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是哪个人能用几句话说得清的。该书以专门学校为重点,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做了深入、细致、全面的考察。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可以从“教育救国”层面找到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对于国内研究外国教育史的专家学者而言,

该书提供了研究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难得的极翔实的资料。如果能将中日两国的高等教育史做一对比研究,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更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当今我国一方面是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低,另一方面又是很多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即面临失业,主要原因何在?这可以从该书中得到一些启示。

角野雅彦先生是我的女婿,在日本读完博士课程并在中国河北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我阅读了他的这篇论文后,又拜读了其博导及同行专家对该论文所给予的高度评价,觉得该论文若能在国内出版发行,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故建议其对论文作文字上的进一步的修改后,在中国出版发行,以馈读者,也算是为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尽绵薄之力吧。

郑俊池

2007年3月3日记于

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

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部

前 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考察被称为“专门学校”的这一日本独特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起源及其发展,阐述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结构与变化及其社会关系。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心课题都是大学史,为何以及是否有必要将专门学校而并非大学作为焦点来考察日本高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本书正是从这里开始展开讨论的。

在1918(大正7)年《大学令》颁布以前的日本高等教育制度下,受政府认可的正规大学只有帝国大学,而允许在帝国大学之外设立私立、官立及公立大学的《大学令》的颁布,给日本的高等教育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大致由四类高等教育机构构成:①帝国大学,②高等学校,③专门学校,④实业专门学校。其中的高等学校作为进入帝国大学的预备教育机构,实际上是“大学预科”,而符合《专门学校令》中要求的实业学校则被称为“实业专门学校”。据此,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粗略分为两类:大学(帝国大学与相当于“大学预科”的高等学校)与专门学校(包括实业专门学校)。这两类教育机构与中等学校的关系为,从中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可直接

升入专门学校学习,而要进入帝国大学则必须从中等学校毕业后进入三年制的高等学校先接受预备教育。于是,高等教育机构为位于上层的大学与下层的专门学校复式结构。其中帝国大学与高等学校都是官立(即由国家设立并直辖),而专门学校则有官立、公立(由地方设置并自治)及私立的区别。公立占少数,官立与私立占较大比率。大部分普通专门学校为私立,而相反的大部分实业专门学校则为官立。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不但有多重性的特征,而且有官立、公立及私立设置主体上的差异,以及实业学校与专门学校的多元化的特点。

在结构复杂的高等教育体制中,专门学校尤其是私立专门学校占据大多数。据天野郁夫的《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研究》记载,1915(大正4)年,帝国大学有4所,而专门学校(包括实业专门学校)有96所,其中私立专门学校有56所。就在学人数来说,帝国大学约有8千名学生,而专门学校有3万8千名,其中私立学校有1万4千名。

专门学校与帝国大学有很大差异,它不是根据明确的理念创设出来的高等教育机构。1886(明治19)年《帝国大学令》颁布后,帝国大学基于此令的基础上被创设,而《专门学校令》虽然于1903(明治36)年颁布,颁布时间要晚于《帝国大学令》,但是此令是在专门学校存在的前提下制定的。除帝国大学以外的多样化专门教育机构被统称为专门学校。

但是专门学校为何能够召集到众多的学生?这是因为专门学校是从一开始就响应社会与民众对于多样化教育的需求而成立,并且敏锐地做出反应发展起来的。帝国大学是培养担任国家中枢机构职务人才的机构,国家向帝国大学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并赋予

它各种特权,期待它能为国家培养并输送行政官员等各类一流人才。帝国大学从成立开始就不预备响应社会与民众希望能够受到多样化教育的呼吁,因为它不是为普通百姓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所以它也不可能像专门学校一样迅速的发展。

和帝国大学相对比,专门学校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社会与民众对于多样化教育的需求而成立,并且敏锐地做出反应发展起来的。官立专门学校当然是将国家目标放在首位,但即使是这样,也可以看出实业专门学校的新设与增设的过程都是以响应当地民众的教育要求为前提的。私立专门学校如果不敏锐的捕捉并满足民众对教育的需求的话,根本就谈不上发展。要理解日本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动向,将日本高等教育的焦点置于专门学校而不是帝国大学,最主要的原因正是这一点。

专门学校为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首先考虑提供学生的阶级与集团的教育要求,其次是学生毕业后就业及其所归属的阶级与集团的要求。在社会结构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二者是对应关系,学校只是特定阶级与集团的文化培养机构。但是在急速进行着近代化的动态社会中,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将高等教育视为推进近代化手段的社会中,这两个因素间单纯的对应关系便不可能存在。高等教育机构伴随着近代化的前进诞生并发展,更进一步重视担任近代化重任的新社会阶级与社会集团成员的教育,为传统的阶级与集团进行启蒙,指明发展的方向。专门学校的目标和实际上扮演的角色也正是如此。

正如同官立专门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所示,明确表明了其目的是培养医生、技术人员、官员、中学教师和企业中的中上层职员,即管

理者、经营者等近代的职业者。随着近代化的发展,他们逐渐成为新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部分,新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私立专门学校的教育目的略有不同,它为新中产阶级培养持有各种资格证书的商人或从事有较高学历要求的职业的人才。同时不应忽视有些私立专门学校是为满足地主阶级、私营企业者和较富裕的旧中产阶级的要求而存在的。

明治时期新中产阶级的成员还较少,无论是在官立还是在私立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主要是来自旧中产阶级。明治维新后由于经历了社会变革,“土族”失去了原来的特权与谋生手段。为了能够进入新中产阶级,谋得近代职业,土族子弟们热心于取得学历与从业资格。土族阶级占日本总人口的 6.7%,但土族阶级出身的学生占官立学校学生总数的大部分,而且第一代新中产阶级中出身于土族的人居多。

出身于平民阶级的人为了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开始“上京游学”的行动始于 1887 年,即进入明治 20 年代的时候。平民阶级中最早在专门学校学习的人是旧中产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即富有的工商业者与地主子弟。他们和土族阶级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迫于生计而去获取学历与从业资格,他们希望将传统的国学与汉学教育改为西洋教育,总之是希望接受到新的西方教育。因此使用日语来教授法律、政治学与经济学等西洋学问的私立专门学校,非常适合他们的要求。

但是这些富裕的旧中产阶级上层人数毕竟不多,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和高等教育逐渐扩大规模,专门学校学生的出身从旧中产阶级

中层逐渐扩展到了下层。小地主与自耕农、中小工商业者等旧中产阶级中下层人民伴随着产业化的进展,面临破产与没落的危险,生活动荡不安,专门学校让他们看到了进入新中产阶级,在社会上翻身的希望。因此,他们为了取得学历而将自己微薄的财产投入到接受教育中。

与寥寥无几的高等教育机构——帝国大学相比,专门学校可以更敏锐的针对多样化的教育要求做出相应的改变,自主管理的私立专门学校更是如此。依前所述,帝国大学是为满足国家要求培养优秀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著名的《帝国大学令》的第一条有关目的的规定,被原封不动地沿用到《大学令》中,规定大学无论是官立、公立还是私立都必须为国家目的服务。事实上大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以及教育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大学在日本高等教育制度中只不过占一部分,所以如果要考察高等教育制度总体的发展过程的话,日本高等教育的研究的重点放在专门学校上比较合适。此外,除了一部分帝国大学外,很多官立、私立和公立大学的前身也都是专门学校。因此,如果忽略专门学校特别是私立专门学校的存在,就很难将日本高等教育总体理解透彻。

日本的高等教育研究历来都是以帝国大学和高等学校为中心,重点放在制度(法制度)史及政略史上,过于强调政策与改革中的主义及国家的作用。虽然国家对教育提出种种要求,但社会与民众对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及其变化过程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专门学校就是以此为发展方向,努力满足社会与民众的多样化要求而发展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专门学校上,并非出自国家的角度,而是出自于社会与民众的角度来考察日本近代高等教

育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中国国内对近代日本专门学校的研究的主要特征是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展开的为大多数。朱文富的《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一书中,在关于明治以后的近代职业教育的论述中,提及了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专门学校和其教育水平的多样性,不过,论述的重点放在对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的贡献上面。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等编著的《外国教育史》、戴本博的《外国教育史》、袁桂林的《外国教育史》、王智新的《中日教育比较研究》等,给人的总体印象都是将专门学校的论述重点放在职业教育方面。但实际上工部大学校、东京职工学校和札幌农业中等专科学校等不少学校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或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部分被编入大学,或是升级为大学。这类学校应该说在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东京专门学校和庆应义塾、同志社等一部分私立专门学校,从建校起就以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即升级为大学为目标,采用独立的普通教育形式。在滕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中,强调了产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关系以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在中国对日本近代专门学校的研究中,专门学校是在作为提供职业技术教育的教育机构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这是中国对日本近代专门学校研究的主要特色。李文英的《模仿、自立与创新——近代日本学习欧美教育研究》堪称一部佳作,虽然其中对专门学校的论述很少,但是对欧美诸国的教育制度对专门学校产生的影响和消化、吸收的过程以及日本教育的独立性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论述。日本高等教育的模式分为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帝国大学选用的是欧洲模式,与此相反,专门学校采用了美国模式的教育制度。这个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共存的事实,在一定程

度上就说明了这种选择是具有日本特色的。

在日本,也有有关专门学校的研究即所谓高等教育研究的个例。1974年天野郁夫的著作《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在专门学校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以前从未被提及的新观点,因而具有很高的价值。天野在他的著作中初次指出由于战后的学制改革而消失的专门学校正是解决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诸问题的直接相关的研究课题。同时,他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著作《日本高等教育的构造》《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研究》《旧制专门学校论》等书中,批评了着重于帝国大学史的高等教育研究,将专门学校制度对高等教育制度总体带来的诸影响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顺便说明的是,天野郁夫本是教育社会学者,一般说来,教育社会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和过去相比现在的教育和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而天野郁夫的研究的特征是对高等教育进行详细记述,重视以考试为代表形式的人才选拔,社会阶层、集团移动和通过教育再生产,学历的功能等问题,将教育的社会机能进行详细的分析是其研究的特征,这与以往的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的角度有很大不同。忠实的继承了天野郁夫提出的“专门学校是大学的根源”的思想,长谷川亘写了《日本高中毕业后的教育制度——对专门学校的考察》,大久保利谦写了《日本的大学》。在对专门学校的研究中,一方面讨论现代的专门学校,另一方面对旧专门学校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比如韩民的《现代日本的专门学校》、关正夫的《日本的大学教育改革——历史、现状及展望》等著作论述了教育改革和专门学校的关系,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日本对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专门学校的不关系的研究,已经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采用社会关系理论来进行讨论的例子

正在增加。又因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从社会关系理论上抽象讨论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所以对海外学者来说,准确理解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专门学校的关系的就越来越困难了。因此本书引用了各个时代专门学校的具体史实记录,并借助于由丰富资料做成的简表试图帮助读者了解这一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对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专门学校的不研究甚少,希望本书能对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本书在先前的中日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旧制专门学校和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论述的方法上,将采用中国研究者的论述方法,对形式多种多样的专门学校的历史进行详细的论述,试图以严格并客观的、易于理解的方式将各时代的学校制度改革记述下来。同时,尽可能参照各时代的代表性学校的史料记载,努力将日本高等教育史中各类专门学校的具体史实提供给中国读者以便做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角野雅彦

2007年4月

目 录

序 言	(1)
前 言	(1)
第一章 《学制》时期的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校	
——1872~1879(明治 5~12)年	(1)
第一节 《学制》中对专门学校的规定	(1)
一、颁布《学制二编追加》	(1)
二、专门学校的三种类型	(3)
第二节 文部省以外的各行政官省中专门	
教育机构的设立	(4)
一、设立的过程	(4)
二、招募外国教师及有关问题	(6)
第三节 速成专门教育机构	(8)
一、尽早培养人才	(8)
二、对医学、法学的重视	(9)
第四节 公私立专门学校	(11)

一、《文部省年报》的登载	(11)
二、公立医学校	(12)
三、法律私塾	(13)
四、实业学校	(14)
第二章 《教育令》时期的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校	
——1879~1886(明治 12~19)年	(18)
第一节 《教育令》时期的专门学校	(18)
一、教育制度不完善的混乱期	(18)
二、专门学校的法制化	(22)
第二节 重新制定各项专门教育制度	(26)
一、教育本国化——教育主导权的获得	(26)
二、个人负担教育费	(27)
三、学生的出身阶级及毕业后的状况	(29)
第三节 速成教育和实业教育	(31)
一、医学和法学速成课程的完善	(31)
二、官立实业学校的创设	(34)
第四节 公私立专门学校的状况	(38)
一、资格考试制度	(38)
二、《医师免許规则》与《医学校通则》 的公布及公立医学校的发展	(39)
三、法律教育中私学的角色——从法律私塾 发展成为私立法律学校	(40)
四、基督教会专门学校	(42)

五、实学主义的庆应义塾与教养主义的东京专门学校 ...	(44)
第三章 《诸学校令》时期的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校	
——1886~1903(明治 19~36)年	(47)
第一节 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帝国大学	
的诞生与专门学校	(47)
一、以帝国大学为顶点的高等教育结构的形成	(47)
二、专门学校构想的混乱	(50)
三、《高等学校令》	(51)
第二节 官立学校和高等教育政策	(54)
一、官学中心主义	(54)
二、高等学校专门学部	(56)
三、各官立实业学校	(57)
第三节 私立专门学校的发展	(60)
一、私立法律学校和任用官员的特权	(60)
二、《征兵令》特权	(64)
三、私立专门学校的经营不善	(65)
四、甲午战争后私立专门学校的飞速发展	(69)
第四节 宗教私立专门学校和女子高等教育	(71)
一、佛教私立专门学校	(71)
二、基督教会私立专门学校	(73)
三、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	(76)

第四章 《专门学校令》时期的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校	
——1903~1918(明治 36~大正 7)年	(79)
第一节 《专门学校令》的颁布	(79)
一、从学校制度上确立其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	(79)
二、大学升级运动	(81)
第二节 高等教育政策中实业专门学校的扩充	
和私立专门学校的增加	(84)
一、官立实业学校的增设	(84)
二、私立专门学校的增加	(85)
三、综合(复合)型学科的编制	(87)
四、专门学校阶层化的发展	(90)
第三节 管理、经营体制的确立	(93)
一、管理、经营机构的稳定	(93)
二、私立专门学校的经营形态和问题	(97)
三、学生与教员的构成	(100)
第四节 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	(107)
一、高等教育机会量的发展与专门学校	(107)
二、学派的形成	(114)
第五章 《大学令》时期的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校	
——1918~1935(大正 7~昭和 10)年	(116)
第一节 《大学令》和专门学校	(116)
一、大学升级运动的激化	(116)
二、官立学校的新设与扩充——“高等学校的设立	

及扩张计划”的筹划与实施	(118)
三、公立专门学校的大学升级、官立接管和新设学校 ...	(123)
第二节 私立专门学校的发展过程——复合型、 单科型和女子专门学校	(124)
一、复合型私立专门学校	(124)
二、单科型私立专门学校	(129)
三、女子专门学校	(131)
第三节 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增加和就业机会的减少	(135)
一、毕业生的增加和其地位的相对低下	(135)
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就业机会	(137)
第六章 1935~1945(昭和 10~20)年的高等教育 与专门学校	(142)
第一节 教育改革及学校、学科的新设情况	(142)
第二节 专门学校的消亡	(147)
第七章 结语	(150)
附录 元号西历对比表	(162)
主要参考书目	(165)